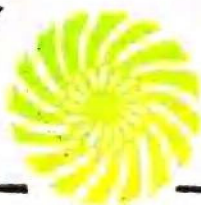


经济科技 纵横谈

· 冯昭奎 / 著 ·



走出书斋
的思考
拜神 · 拜金
· 拜科技



轻工业出版社 ·



中财 B0031789

经济科技纵横谈

CD 14 92
冯昭奎 著

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书号 F12-53/178



43247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034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科技经济评论作家，日本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的专家。本书作者以杂文、随笔、评论等形式纵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评论80篇，其中有些作品曾在各种报刊征文中获奖。本书短文精品文笔生动，思想深刻，见解独特，读后令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活跃思想，十分适合工作繁忙的读者，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及大专院校学生、自然科技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企业经营人员等都会从中吸取各种有益的话题和材料。

经济科技纵横谈

冯昭奎 著

于彩祥 彭倍勤 责任编辑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长安街6号)

北京飞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印张：9.75 字数：257千字

1994年4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3.00元

ISBN7—5019—1597—0/G·068

自序

我要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由“走神篇”、“了望篇”、“思索篇”三个部分组成。在这篇简短的自序中，我想对这三个篇名，特别是“走神篇”做些解释。

笔者多年来从事外国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的研究，虽然颇有专心致志，潜心学问的决心，但终究摆脱不了周围环境的刺激，时时“走神儿”，琢磨一些专门研究领域以外的问题。

曾经有人劝我，你既然是外国问题研究者，就专心研究你的本行，何必还要联系国内的事情说三道四？

然而，我有自己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研究外国问题，特别是研究外国的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问题，更促使我关心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祖国的问题，更促使我要对照国外，就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发表感想。何况，研究者也是常人，也生活在社会中，血也是热的，遇事有感，吐而后快，实乃人之常情，大可不必处处以“研究者”自矜，“金口难开”，同时，有些“小东西”其实也是研究的“外溢”，“副产品”，其分量虽比不上“大块论文”、著作，但读者可能要多出几倍、几十倍，其社会效果未必是与字数成比例地“小”的。

这就是我写“走神篇”的想法。

不过，终究是以研究外国为本业，那“走神儿”就难免时时走到国外去，因而又有了“了望篇”。

“了望”者，登高远望之谓也。从国内望国外，到国外看外国，都需要把登高望远作为一种观察方法。而望见了什么，不免也要发一些感慨，但那重点是在“望”而不在“感”，这是有别

于“走神篇”之处。

与前两篇中的小文多带有“一事一议”、“有感而发”的特点不同，收入“思索篇”的文章多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思考而写成的，是从近年来笔者所写的论文中选出的适合本书口味的作品，其内容也是涉及到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

笔者家居北京紫竹院公园附近，借此地利，常到公园散步，散心，尤其是步入园内那片片浓密的竹林，更令人感到心旷神怡，那绿竹中拂来的清风，叶片间漏下的阳光，湖面上传来的乐声，风摇竹林发出的飒飒音响，都仿佛是“大脑洗涤剂”，洗去了纷乱的思绪，还我一副清醒的头脑，从中再生出新的意境，新的灵感。紫竹院公园成了我的狭小的书斋的延伸。愿紫竹林的芳香，飘进书中的字里行间。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雷洁琼副委员长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承蒙中央党校的王大潮教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于彩祥、彭倍勤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林昶同志的热心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时，我的爱人黄爱英、儿子冯旌也帮我整理文稿，提出了不少好意见。可以说，没有家庭的一致努力和相互理解，这本小书也是难以问世的。

1993年9月24日写于紫竹院公园

目 录

走 神 篇

好“大”主义·····	(3)
敲锣的启示·····	(4)
性善与性恶·····	(5)
“自行车经济学”·····	(6)
拆庙·吃庙·修庙·····	(8)
物质三态与生活改善·····	(9)
拜神·拜金·拜技·····	(12)
又想起了“阿信”·····	(13)
清规戒律也需引进? ·····	(15)
学习外国的不平衡·····	(16)
和平演变与比较演变·····	(17)
时装与制服·····	(18)
海豹的故事·····	(21)
从“伦敦的印度人”说起·····	(22)
“陆军型”经营·····	(24)
重奖结构论·····	(26)
读两篇文章有感·····	(29)
改革与上学·····	(31)
计划与市场·····	(32)
也谈“市场讲究诚实”·····	(35)
厂与家·····	(38)
电视也带来烦恼·····	(40)

科技人员学外语.....	(43)
“利弊兼收”与“趋利避害”	(47)
“模式”之间.....	(48)
相扑、生鱼片及其它.....	(50)
海鸥的故事.....	(53)
“莲叶说”与“马粪说”	(56)
商店的“性格”	(58)
为狗服务.....	(60)
送礼的革命.....	(62)
垃圾展览与“贵族消费”	(64)
显知识与隐知识.....	(66)
开发的重要性大大超过研究.....	(69)
直线追赶论.....	(71)
技术与“两场”	(74)
青磁瓦工匠及其它.....	(77)
跨世纪的中国科普.....	(79)
日本的谜与裸.....	(81)
讲究用脑的诀窍.....	(86)
提高用脑效率.....	(89)
用脑与写作.....	(91)

了 望 篇

把握时代的主旋律.....	(97)
泡沫的崩溃.....	(98)
“发展中国家病”	(100)
SDI与尤里卡	(102)
环境问题的视角.....	(103)
凯恩斯与熊比特.....	(105)
对“弃理工”现象的反思.....	(106)

科技与霸权·····	(108)
绿色 GNP ·····	(109)
安全保障的绿化·····	(111)
科技与战争·····	(113)
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	(116)
超核武器·····	(119)
新单位革命·····	(122)
从制造业走向创造业·····	(125)
制造业与解体业·····	(127)
技术转移刍议 ·····	(128)
90年代的科技发展·····	(131)
美国国会的“技术顾问”·····	(139)
日本人的“危机感”与民族觉醒·····	(141)
现代企业经营的 5 个“5”·····	(144)
从 7 点到 11 点·····	(147)
硅岛掠影·····	(150)
日本的消费与消费市场·····	(166)
日本的“升官图”·····	(174)

思 索 篇

借鉴外国经验中的辩证法·····	(183)
日本制订国家战略的 3 个新概念	
——兼谈对我国发展战略的若干启示·····	(188)
如何利用科技来增强综合国力	
——战后某些大国的经验教训·····	(195)
从“科技是生产力”看日本高科技发展战略·····	(204)
——兼谈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建设	
日本走向国际化的历史借镜·····	(221)
——20 世纪的 5 点启示	

论高技术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233)
论“科技兴国”·····	(253)
挑战，机会与抉择·····	(259)
科技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263)
关于社会科学化的几个问题·····	(272)
教育与综合国力·····	(280)
产业·文化·技术转移·····	(284)
——关于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思考	
中国之“大”·····	(296)

走神篇



好“大”主义

孩子写语文作业，说是要用“大轰大嗡”这个词造句，我说这个太容易了，因为在我们国家，“大轰大嗡”的事例可谓俯拾皆是。

信手拈来近日报纸，上载：近二三年来，全国各地一轰而上搞电磁灶和微波炉，生产厂家已达20多家，还有几十家准备投资上马，都是多头对外，重复引进。还有，不看市场需求如何，全国一年就新建几十家钢琴厂，一个省就引进几十条西服生产线等等，又记得1987年初《北京晚报》登载一篇短文题为《贺年乎？吊唁乎？》说是某中学教师接到学生寄来的贺年片，上面所印英文字的意思是：“对您及家里的不幸深表同情”，弄得当老师的哭笑不得。原来是在引进潮中，吊唁片与贺年片混在一起被引了进来。

在我国，导致大轰大嗡现象频频发生的原因很多，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好“大”主义。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曾有过多少以“大”字当头的口号。50年代末的“大跃进”，“大炼钢铁”，60年代的“大抓阶级斗争”，“大批判”以至“文化大革命”……上述“大”的口号虽然多是极左时期的产物，但好“大”主义倾向并没有随着极左时期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我并非有意要对所有以“大”字当头的方针、口号进行什么“口诛笔伐”。比如“大搞现代化”，“大干社会主义”之类，恐怕谁都会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一些未经过科学论证的战略性方针、口号，动辄冠以“大”字以显其威，这种作法恐未必妥当。

1989年12月

敲锣的启示

南方某市郊区一位农村干部曾介绍他们那里搞计划生育的一条经验是：每天晚上临睡前，遣人于村前村后敲锣，其意是提醒有生育能力的夫妻们：“今晚也请注意啰！”

这条经验听来似乎有点儿“不雅”，但颇实在，据说也有效果，既然如此，管它“雅”与“不雅”。

从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来看，这个锣是非敲不可的，问题在于怎么敲法。我想提的一个建议是，在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特别是在面向农村的电视广播中，每年都安排一两次“人口问题”专题系列片节目，以有声有色的图像和文字向广大人民宣传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呼唤人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既不要让他们受人口过多之累，也不要让他们吃男女失衡之苦。我想，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那么，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总会感化一些人的，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完全不为子孙着想的父母总是少数罢。

当然，需要把锣敲起来、把警钟敲响的，不仅仅是人口问题，其它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土地和水资源问题等等，都需要“紧锣密鼓”地加强宣传教育才是。

客观世界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光明、美好的前景，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矛盾甚至危机。因此，我们的宣传教育既要向人民揭示光明、美好的前景，也要把实际存在的问题乃至潜在的危机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人民，以便使人们经常感受到正反两面的激励，从而产生更大的前进和奋斗的动力。

1991年12月

性善与性恶

一次坐公共汽车，到该下车的站了，突然发现月票放在书包深处，一时难掏，便想“混”过去下车，这时，售票员怀疑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脸上分明写着“我有月票”的神气儿），仍坚持要我出示月票，使我被迫以最快的速度从书包的杂乱的内容中把那玩意儿掏出来。

下得车来，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与一位日本学者讨论“性恶”说与“性善”说时，那位日本学者说，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立足于“性恶”说，所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逼”大家好好干活，而社会主义的一套制度立足于“性善”说，相信大家会自觉地好好干活，结果出现了“吃大锅饭”。

我联想刚才那位售票员，尽管我已递去眼色表明我有月票，她仍然执意要我出示，大概也是采取了立足于“性恶”说的原则了罢。

其实，人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比如在街上看自行车的老太太，整天辛辛苦苦，在烈日寒风之下与日本人常说的“银轮公害”（人们乱放自行车影响交通和市容）作斗争，确实体现了“性善”的一面，但我曾见她们如何眉飞色舞地把盗窃自行车的“贼骨头”描绘成“英雄”，又觉得她们也颇有些“性恶”。

人们常说“要立足于坏的可能，争取好的可能”。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坏的可能（性恶）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毛病也正在于它只是注意立足于“性恶”说，甚至还进一步引导人们走向“性恶”。我们搞社会主义制度，固然不宜立足于“人人性善而

无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固然要从大多数人的平均觉悟水平出发，固然也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中以“立足于坏的可能”为原则的一部分有效的管理方式，但与此同时，却应该想方设法地把我们的管理方式设计得能引导人们进一步走向“性善”，而不是进一步走向“性恶”。

1992年6月

“自行车经济学”

不止一次，当我看到国内一些自行车厂家如何改进产品性能，增添品种，提高质量，以求扩大市场销售的消息时，心里就产生一种怪念头：“这是白费工夫——至少对我是如此。”

我产生这种怪念头的理由是：你把自行车做得越高级，越漂亮，越轻巧，我就越不敢买，倒不是为了舍不得掏腰包，而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两字儿：“怕丢”。

据我所知，不少人费劲吧啦地蹬着“除了铃儿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而迟迟下不了决心搞“设备更新”，也并非是为了“经济原因”，而是怕买来新车反倒增加了“思想负担”：总要担心它会“不翼而飞”。

我的儿子正上大学二年级，仍骑着“年龄”与他相仿的旧车，我们老两口决心给他换辆新车，却不料他竟然不要，说是骑辆破车，撂哪儿都丢不了，宁肯费那劲（骑坏车吃力）也不愿费那心（据说偌大的校园里净是破旧车，弄辆新车就益发显眼），还说屡屡听到某人的新车被不知何人“先斩后奏”地“借骑”了。

照理说，丢失自行车现象，是社会秩序问题，与自行车企业有何相干。但是，眼下自行车企业都要走向市场，辛辛苦苦地改

进产品，提高竞争力，却不料半道上杀出个“窃车冷战”，使它们本来可以取得成效的努力，大大地打了折扣。由此看来，丢车问题也跟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挂上了钩儿。

当然，与自行车有关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丢失现象，还有在马路边到处乱放自行车影响交通市容问题，自行车过多影响市内交通问题（有人估计自行车的道路占有量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四倍，自行车四处乱窜成为影响公交车辆正点率的重要原因），住宅区自行车停放面积过于狭窄引起“存车难”以及相互磕碰招致损坏的问题等等。

与自行车有关的社会问题表明，不少行业的发展往往牵连到一些社会问题，因此，作为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有哪些社会问题影响着哪些重要行业的发展，进而把下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作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作为行业和企业，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认真研究影响本行业发展的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记得几年前笔者参观日本的一家著名的乐器公司，对于该公司在日本国内外大力推进音乐教育和普及事业的作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作为乐器公司，并不一定非要担负起普及音乐的社会责任，但是，这家公司却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不仅在国内搞，而且在国外搞，其结果，公司扩大了名声，扩大了销路，取得了“得大于失”的效果，同时，又为推动音乐的普及和教育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这个例子是否可能使我们的自行车企业得到启发呢？其实，自行车制造出来以后，它就必然处于下述两种状态中之一，即或运行，或停放。迄今我们的自行车企业所作的工作大都是针对前一种状态（运行）而作，今后，我们是否也需要针对后一种状态（停放）动脑筋、下工夫呢？比如，可否开发各种适用于住宅区，或车站附近的多层停车架以及高效防盗装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必将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角色。如果各行各业的企业都能来关心和重视与本业有关的社会问题（即为社会，也为企业自身），协助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多作实际贡献，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事情将会更加好办。

1993年4月

拆庙·吃庙·修庙

我梦见一座庙，它造得很不理想，大家住在里面，不同程度地感到不舒服，于是出现了对待庙的各种不同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修庙，总想把庙修得好一些，至少不使它倒塌，以便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至少有个安全感。修庙的人也未尝不想重建一座新庙，但由于村规民俗不允许把旧庙推倒重建，只好采取修补改善的现实态度。

第二种态度是吃庙，因为庙虽破，却有皇粮供应，所以尽管住得不舒服，不顺心，也只有忍着，好歹能保住吃皇粮的待遇。至于能否把庙修得更好一些，那是别人的事，何苦去操那个心，费那个力，有功夫不如干点自己的活儿，在保住皇粮的水平上来点儿额外的改善。

更高明的吃庙方式是，从庙墙上挖它一两块砖头，拿到集市上换钱花。这种吃的方式似乎“凶”了一点，但倒不是存心要拆庙，近乎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式的破坏”。

第三种态度是拆庙。这大概是在庙里住得最不舒服、最不顺心的一部分人们的态度。他们一方面住在庙里，一方面又见机便要拆台，他们不仅不怕庙塌，而且存心希望庙能早一些塌下来，以便彻底割断他们本来就不想继续下去、又下不了决心一下子割断的把自己维系于此庙的纽带。所以，尽管身在庙中，却对庙的